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考信錄
(二)

崔述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考 信 錄

(二)

崔 述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夏考信錄卷一

禹上

鯀陴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舜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書洪範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史記夏本紀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繼。而帝顓頊至堯其世蓋遠。自史記及帝王世紀始皆謂其相繼。然云帝嚳在位七十五年。帝摯在位九年。則顓頊之崩下至堯之七十二載。舜受終時。亦當百有五十歲。而鯀之用乃在堯世。鯀之殛乃在堯七十二載以後。鯀安得爲顓頊之子也哉。唯漢志謂顓頊五世而生鯀。於事理較近。然傳記無所見。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姁姓。恐亦出於臆度。未敢據以爲實然也。由是言之。禹斷非顓頊之孫。而亦未必果顓頊之裔。與其誤信之而誣聖人之祖。何如姑闕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錄。說並詳前黃帝堯舜篇中。

鯀殛而禹興。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記稱禹云。敏給克濟。史記作勤。其德不回。史記作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史記

作稱。以出。廩廩穆穆。爲綱爲紀。余按。此皆後人贊禹之詞。然文皆淺近庸闕。不足以稱禹之德。且自古

聖賢之所同。亦不得獨以稱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記所稱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略與史記同。

然史記所無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記文義之明潔。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記之文以補之者。附識於此。俟好學深思者決之。說並詳前唐虞堯舜篇中。

禹稷躬稼論語憲問篇

論語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近世說者。遂以后稷之教民稼穡爲躬稼。且云。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穡乃可教也。余按。南宮适之意。以爲羿奡才力絕人。若可以無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畝。若不能自奮。而反受天命。以見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語意甚明。無可疑者。若以躬稼爲治水明農之事。則此乃濟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義齟齬。而與上句語意亦不倫。禹稷因躬稼故當有天下。豈羿奡因有材力。即當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謂之躬稼。教民爲之。非躬稼也。許行爲並耕之說。孟子闢之。引稷之教民稼穡。而以爲不暇耕。然則教稼不得謂之躬稼。明甚。況禹未嘗教稼者乎。蓋禹自鯀殛後。亦卽降同庶人。親歷畎畝。而詩稱稷匭以藝荏菹。則亦生長於田間者。故南宮适云。然。不得以治水明農之事當之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書洪範

導畤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書禹貢

蔡傳云逾者。禹自荆山而過於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導水諸章。文至于合黎。至于三危者。水至之也。云過三澁。過九江者。水過之也。乃至云逾。云會。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獨導山諸章。則至爲禹至之。過爲禹過之。逾爲禹逾之哉。文同說異。何以別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過之地多矣。其來而復往。往而復來者。蓋不可以悉數。何以獨記此數章乎。禹之導山。固非若今術士爲葬法計。然豈容不問其脉絡首尾。況山之脉絡正與治水相表裏。欲使水之軌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詳辨之。然後能知某水當左。某水當右。某水於某處可出。某水與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視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問也。故同一不龜手之藥也。宋人用之以泝澣。統吳王用之以與越戰。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謂泝澣。統用之行師者。遂必棄之也。不可謂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資之也。今術士皆據五行以推人禍福。亦遂謂聖人不言五行乎。聖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禍福耳。未嘗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術士何足以知山脉。術士之談山脉。正如其談五行。非沿訛踵謬。則穿鑿附會耳。知山脉者。莫聖人若也。奈何反屬之術士哉。蔡傳又云。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東之水。東流以入于海。一支爲壺口太岳。一支南出爲析城王屋。西折爲雷首。一支爲太行。一支

爲恆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余按此說。特因堪輿家言。有所謂兩山間必有水。兩水間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則山遂不相連屬耳。不知此二語。特言其大概。非以爲盡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太行自天井關東行北轉。歷邢相。抵易定。環燕京而東南。以至于海。二千餘里。絕無斷處。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踰山而東。安見隔水遂不相連屬乎。余嘗自洛入秦。循河而西。見河南之山。皆如趨如赴。與河北諸山遙相連接。若河南地平。則河北亦平。然則冀南之山。顯然自雍豫來。僞傳之說是也。且太原東即太行。山勢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則在汾水。即蔡傳所謂西流入西河者西與河西山相連屬。其中坦然平地。竟無處可指爲脊者。河北諸山。何由自代北來。特堪輿家猜度而爲之說耳。吾故曰。術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聖人也。由是言之。經之逾于河。當屬山。不當屬禹。明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同上

導山凡兩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遠。由北而南。河渭以北爲第一重。岍岐至太岳爲西幹。底柱至碣石爲東幹。壺口二句與冀之壺口。太原四句相表裏。底柱四句與冀之覃懷恆衛四句相表裏。河渭以南爲第二重。西傾以下爲西幹。熊耳以下爲東幹。淮漢以南爲第三重。嶓冢爲西幹。內方爲東幹。江南爲第四重。惟岷山一幹耳。近者文詳。遠者文略。故岍岐以下所記。凡十二山。西傾以下八嶓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淺原乃三耳。猶導水之獨詳於河。九州之獨詳於冀也。

此以上并記禹導山之事。○世傳山海經爲禹與益所撰。余按書中所載其事荒唐無稽。其文淺弱不振。蓋蒐輯諸子小說之言以成書者。其尤顯然可見者。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郡縣名。皆秦漢以後始有之。其爲漢人所撰明甚。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察真僞也。故悉不采。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俱同上。

〔存參〕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漢書溝洫志。

按禹釃二渠之文。不見於經。鄭漁仲謂自秦時河決。始有二流者。說近是。然所謂水湍悍難行平地。乃北載之高地者。則殊得其事實。故列之於存參。顏師古云。洛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蓋鉅鹿有廣阿澤。孫炎以爲大陸。故師古云然。然廣阿澤卽今北泊。信都卽今冀州。冀州在鉅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則是河過洛水。反在大陸之下。於經文爲倒置。師古之說非也。蔡傳於洛水亦云。今信都縣枯涖渠也。於大陸則云。信涖之北。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是矣。然謂隋改昭慶爲大陸縣。唐割鹿城置陸渾縣。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不知昭慶卽今平鹿城東鹿。雖與鉅鹿分隸三州。而

實同臨廣阿一澤。故地理今釋云：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縣、正定府隆平縣、寧晉縣。二縣今並隸趙州兩司。則是其地仍卽孫炎所指，未嘗在信淦北。蔡氏之說亦非也。蓋其誤在淦水，河之所受數十百川，然所紀者獨洛與淦而濟、沁、淇、漳、滹沱、桑乾不與焉。則淦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洛、滹、沙、洹諸水皆入于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無餘水可指以爲淦者。由此言之，則淦水非枯淦，乃泊水也。孟子曰：淦水者洪水也。淦之得名蓋取茫無津涯之義。今泊水浩渺環數百里，正與淦之名義相符，而高平曰陸亦未聞有以之名澤者。由此言之，則泊水乃淦水，非大陸也。淦水旣在泊，則大陸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猶今人之呼爲寧晉泊，非謂泊之遂爲寧晉也。蓋河自大伾而北，距西山僅百里，漸北漸斜而東，距山漸遠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謂之大陸。過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邐亘數百里，然則大陸當在二泊以北，兩淀以南，以其西山東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廣且平，故云大陸，不得如顏蔡之說也。錢氏未審名字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蓋禹時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卽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卽易水，與河合流而東，故曰同爲逆河。余按章首旣云導河，則至也者，河至之也。過也者，河過之也。爲也者，亦河爲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義也。由合而分，則曰播爲九河，由分而合，則曰同爲逆河。若別有九河逆河，則當曰過九河，過逆河不當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矣。漳、汾、渭、洛諸水皆入于河，亦可曰河播爲漳、汾、渭、洛，同爲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蓋因海

潮西來。河水東去。兩水相迎而名。故漢志謂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當之也。至於漢志以淖沱爲徒駭。言之不詳。然竊揆其意。似以淖沱所流。卽徒駭之故道。非以徒駭淖沱爲一水也。蓋九河。徒駭最北。而淖沱在河西。必由徒駭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雖沙。而淖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駭入河以達海。故謂漢之淖沱卽古徒駭之故道耳。猶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溝。而水經云。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非謂內黃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溝也。遂以淖沱爲古徒駭。誤矣。況并其南之入河而悉以爲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記之於兗州邪。此說至爲可笑。然學問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略摘其謬如右云。

禹下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書禹貢

〔存參〕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漢書地理志

此文彭蠡說者以爲鄱陽。朱子謂番陽在江南。非漢水所匯。文與蔡傳略同。故不備載。乃從鄭氏漁仲之說。以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後又以衍文爲未安。遂斷以爲禹貢之誤。蔡氏作傳。復申其說。略云。番陽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等州。今江西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

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旣在大江南。於經宜曰。南匯。不應曰。東匯。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意當時龍門九江等處。禹親歷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余按。番陽非漢所匯。明甚。前人委曲遷就。殊無別白。朱子乃親察山川之形勢。以證其誤。而蔡氏之辨復指畫詳明如是。可謂精核也已。顧吾獨異朱子與蔡氏旣知其誤。乃不疑以番陽爲彭蠡者之誤。而反以經爲誤。爲大不可解也。導漢文云。東匯澤爲彭蠡。故導江承之曰。北會于匯。若無東匯之文。則所謂北會于匯者何匯也。導漢文云。東爲北江。故導江承之曰。東爲中江。若無北江之文。則謂之中江者何因也。漢江濟淮皆入于海。故文次于導河。渭洛皆入于河。故又次于濟淮。若導漢之文至入江而止。則當次于渭洛之後。不當反在導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與上下之文乖刺。而此十三言者。承上開下文相屬。意相貫。烏得謂之衍乎。禹貢所記。治河爲多。其次卽莫若江漢。而淮濟皆略焉。於梁言岷嶓之藝。於荊言江漢之朝宗。於揚言彭蠡之滌。三江之入。詳矣。卽沱潛雲夢。亦江漢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漢者大半焉。則禹之致力於江漢者不少矣。烏得謂之不待疏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治水勞且久如是。必無

以江漢大川而不親往。但遣官屬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爲一河。而餘皆不暇往。亦淺之

乎視禹矣。禹治水時。三苗竄已久矣。頑弗卽工者。未革其舊俗耳。非負固不服也。禹無征苗之事。說見唐虞治定

中。果負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竄之則從。分之則從。獨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豈理也哉。且

以禹之聖。所辟官屬必賢。果未親歷其地。必不強不知以爲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載

之策也。由是言之。經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誤。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陽爲彭蠡者誤也。蓋漢之滙

而爲彭蠡。猶濟之溢而爲滎也。春秋傳云。潘黨逐魏錡。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鄭氏云。滎

今塞爲平地。其民猶以滎澤呼之。是滎在春秋時已通車馬。至兩漢時遂爲田疇矣。蓋此二地本

卑。又適近漢濟入江河之處。是以滌此二澤。日久沙高。遂成平陸。彭蠡與滎一耳。何獨異焉。梁山

泊在宋時。廻環號八百里。今僅數百年。已坦然平地。況數千年以前之數澤乎。由是言之。經之彭

蠡自別一地。自在江北。爲漢水之所滙。而今亡耳。非番陽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導漢曰。東滙。不曰

南滙。導江曰。北會于滙。不曰南會于滙。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橫截而南而已。滙爲彭蠡。不待橫

截而北而已。流爲北江。禹貢所云。無一語之不符。無一字之可疑矣。豈惟禹貢爲然。漢書地理志

豫章郡。卽今江西全省。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番陽在彭澤南。而云在西。則彭蠡自別一地。非

番陽明矣。又云。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稱番陽。而稱爲湖漢。則番陽自名湖漢。非

卽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澤。而云彭蠡澤在西。似彭蠡原不在縣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澤在

西而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尙約略可指。如人之呼滎澤者然。蓋江雖東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稱江東。江北亦稱江西。彭澤臨江而縣。則視上游江之北岸爲西。故以爲在西耳。然則班氏但因縣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謂彭蠡必在彭澤境也。因彭澤之無彭蠡。遂南移之番陽。失之遠矣。朱子乃云。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豈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漢原非彭蠡。不但禹貢不誤。卽漢志亦不誤。乃後人以爲番陽者誤耳。又按春秋傳云。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徐。淮皆在郢之東北。而漢之豫章。乃在郢東南千數百里。去漢水遠甚。故杜氏註云。此豫章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則不但彭蠡在江北。卽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晉之渡江也。於淮漢之南。僑置雍。豫。徐。兗諸州以處其民。豫章。彭澤之在江南。蓋亦類此。如傳所稱遷郢於都。然者。不得以彭澤縣在江南。遂謂彭蠡亦當在江南也。以數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餘。沿訛踵謬。而據之以斷古書之是非。誠未可輕言也。此與三江之說。皆無關於大義。然據註駁經。其端不可不杜。故備論之。如此說。並見唐虞體國經野篇揚州條下。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書禹貢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

又東北入于河。同上。

導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爲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漢。故次江、漢。河以南。江、漢以北。惟濟、淮皆獨入于海。故次濟、淮。雍水多歸于渭。豫水半歸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終之。先漢於江。先濟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于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論〕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並孟子。

按。孟子以行所無事稱禹。後世論治水者。往往以爲當任水所自趨。非也。水之決。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當審其全局之高下而權衡之。不得以一時一地之決爲斷也。若但任其決而不治。在決之地。或可無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勝言矣。所謂行其所無事者。正以能審地勢高下之宜。當任則任。當改則改。當疏則疏。當塞則塞。順其自然而已。無所與焉。是之謂行所無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趨也。果任水所自趨。何賴有禹。孟子何以有疏、淪、決、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論之。○此以上并記禹導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書益稷。

按。隨山刊木。卽禹貢之導山事也。決川距海。卽禹貢之導水事也。而隨山暨益同功。決川暨稷同

功則是導山既畢。然後導水。顯然兩事無疑也。蓋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隨山而導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導之。使平田之害盡去。而不先導山。亦無以察地勢之高卑而蓄洩之。潛心玩之。猶可見禹致功之次第云。

〔備覽〕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櫟。史記夏本紀

〔附論〕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各迪有功。書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

〔附論〕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左傳昭公元年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詳考。因見堯有九年之水之語。遂謂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時。本無水道。此乃開闢以來。積漸之水。日積日多。遂至懷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視地形高卑。疏爲水道。使皆流入于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寧居。孟子嘗言之矣。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諸海。然則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無所謂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魚乎。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當時人人皆知之。今則知之者鮮矣。學者詳

加考核。庶知禹之爲功大也。

〔補〕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孟

〔備覽〕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史記

夏本紀

呂覽云。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問曰。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尙遜於堯舜。若其道。則未有異也。禹所行者。卽堯舜之政。初未嘗有所變革。而何爲遂至於生亂乎。洪水之災。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謂禹始亂。豈不謬哉。蓋楊氏之徒。爲黃老之說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爲此言。借唐虞以毀三代。呂氏之客無知。而妄採之耳。此事雖至無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說苑云。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余按。此亦後人推度聖人愛民之心。以爲言者。其意則善。而不必實有是事也。至禹自謂不如堯舜。禹之存心。固應如是。若論者遂以是爲優劣。則固矣。且其言亦淺俗。故今不錄。

〔補〕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戰國策

按此雖見於國策然與孟子之言合當非誤引故從傳記之例。

禹聞善言則拜。孟子

淮南子云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教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余按此皆形容聖人好善之誠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門萬里下情不能上達於是設鼓以防壅蔽當禹之時君與民如一身誰能阻之而尙賴於鐘鼓之縣乎齊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羣臣進諫門庭若市何況於禹且其文殊淺弱非虞夏時語而道義與事亦不得分爲三其爲後人形容之語甚明故今不錄。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

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堯舜所以處之者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防風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衛矣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陳之時然則不但禹必無戮防風之事卽孔子亦初不

得有答吳使之言也。此乃好談神怪而不考其實者之所爲。故不載。

〔備覽〕十年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史記夏本紀

按孟子稱禹薦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謂禹立而薦皋陶。皋陶卒。乃薦益。凡立十年而崩。則與孟子之文約略相符。其年或有所據。惟崩於會稽。未見其必然。恐係戰國之時。傳流之誤。如舜之崩於蒼梧者然。但會稽揚州地。尙非蒼梧之比。姑存之。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附論〕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篇

皋陶附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書皋陶謨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上同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